



谭慕平 著

凤凰弄 32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谭慕平 著

凤凰弄 3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凰弄 32 号/谭慕平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3.9

ISBN 7 - 5399 - 1909 - 4

I . 凤... II . 谭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7866 号

- 书 名 凤凰弄 32 号
作 者 谭慕平
责任编辑 沈 瑞
责任校对 全 雪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如皋市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2 万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909 - 4/I·1810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子

警灯闪烁，警笛嘶鸣，一辆警车开出湖滨市检察院，闯红灯、穿闹市，向东郊的长发机械厂疾驰而去。

车中除司机外，坐着四位办案人员，个个神态严峻，目光炯炯；前座的女检察官尹萍，虽然大盖帽压至眉心，口罩遮去大半面颊，但那晶莹秀丽的大眼睛里却滚动着泪珠。透过泪花，眼前迅捷闪过的树木、商店、车流、拥挤的人群，像银屏镜头快捷闪转着。在她短短二十七个春秋的人生道路上，已经或正在对她起着影响的人物正一个个在脑中闪过：助她胜诉、求学成功的尹、路两位法学教授；漫长的四年诉讼，终于被击败的京城荣已达公司总经理王达；湖滨市英俊、风流、干练的副市长张田……最后在她脑海中定格的是今天奉命“拘捕”的长发厂厂长丁乙，他就是皖南山区荷塘边的少年密友、六年未见面的恋人繁哥哥。她的泪水忍不住地滚下来，打湿了口罩一角。深秋的寒意刺激着她柔嫩的面颊，使她警觉起来，摘下口罩、擦了擦眼角。

坐在她身后的卞化，一个来自江南农村的青年检察官，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尹萍，这时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尹萍侧

了侧身：“第一次办案，嗯，太紧张了！”边说边拿出一面小镜子，梳理了一下秀发，重新戴帽、系口罩，她的手渐渐停了下来。前不久，去兰圃调查繁哥哥的案情，为了不使繁哥哥认出她来，当时也是这副装扮，事后，她却后悔不已。六年未见，现在虽然不能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见面，但为什么不能让繁哥哥多看她几眼呢？于是她毅然把帽子戴正、藏起口罩。卞化的声音又从背后飘过来：“前面到了。尹小姐，稳住神！”尹萍抬起双目，啊，那曾经几次从门前经过、却不敢逗留的长发厂远远在望了。

长发机械厂全厂职工正在大聚会，一千五百人的会堂挤得水泄不通，连三百多名离退休职工也不请自到。过道里、墙边全挤满了人。奇怪的是，会场里除了间有几声咳嗽声、叹息声，显得出奇的寂静、肃穆。人们脸上庄严中有几分怆然之色、愤慨之气，凝聚着几多同情和怜惜。尤其是女人们的泪水几乎呼之欲出。在长发厂历史上为一个厂长担惊受怕，这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台上，一排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人。中间的是厂长丁乙，年轻、英俊。他的右侧是一位同样年轻的漂亮女子，副厂长方菲；左侧一位是副厂长吕达，已届中年。台上台下的人，近几天从许多迹象中预感到他们的厂长丁乙要“出事”了。丁乙正在讲话，安排着今后的工作任务，这本来是正常的事，但此时此刻，却使人有一种厂长在临“终”嘱托的凄怆。丁乙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声调语气显得刚毅、坚强，带有鼓动性：“同志们，我就要出远门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。我不在的时候，由方厂长总负责；方厂长不在，由吕厂长负责。”吕达突然铁青着脸站了起来：“我如不在了，由生产科长石泉负

责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一声警车的凄厉鸣叫声划破长空，在会场里震荡着、回荡着，人们刷地一声站了起来，向外看去，用愤怒的目光迎着检察官的到来。尹萍、卞化二人向台上挤去，然而通道被人群有意堵塞了。台上的丁乙高声地：“同志们，两位警官是头顶国徽，肩负执法重任来的。我们要知法守法，请大家让他们走过来，对，让一让……”

短短的二十米长的通道，两人竟走了近十分钟。有众人的拦阻，更有尹萍的故意迟延，以调整自己慌乱、痛苦的心态。她不敢面对丁乙，借故低头寻路；当她终于走上台时，忙掏出拘捕令，遮住自己半张面孔，走近丁乙：“您是长发机械厂厂长丁乙先生吗？”

丁乙冷冷地：“是的。”

“请随我们走一趟……”尹萍只觉得周身一阵哆嗦，血往上冲。

“请稍等！”丁乙转过身去，一挥手，顿时两支追光，聚焦在天幕上一幅装饰画——一朵鲜红、挺立的并蒂莲花上：“同志们，面对我们的厂花，大家同唱一次厂歌，送送我吧！”话音刚落，方菲早走到台中间，由于激动、愤慨，她泪花盈眶：“同志们，请跟着我唱！”她挥舞双手，全场高声唱了起来。尹萍静静地听那歌词——

莫忘国耻八二九*，
百余年忍辱负重向前走；

* 1842年8月29日，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。

效红莲，
出淤泥而不染，
顶烈日、抗酷暑、斗热流，
踏着烈士血迹，
争得个龙抬头！

当尹萍听到“效红莲……斗热流”这几句歌词时，她的眼前突然闪过六年前与繁哥哥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，那泪水几乎夺眶而出，幸亏卞化一声：“走，丁厂长——”使她忍熬住了，反被卞化那恶狠狠的声音所激怒，泛起一阵恶心。耳边响起丁乙的声音：“二位，请从后台出去。”台的后面有门直通会场外。当三人走近警车时，全场工人涌动而来，把丁乙团团围住，女人们啜泣着，男人们握紧了拳头：“厂长，你不能走啊！”“我们去市政府……”

突然，丁乙跃身警车踏板上，朗声大笑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笑声，使大家愣住了。只听丁乙说道：“前些时播放了一部电视剧《荆轲刺秦王》，大家一定看了吧？人们在易水之滨为荆轲送行，有句词儿是这样说的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我不是荆轲，更不是壮士，我会回来的。临时小别，咱们打个哈哈，道一声再见！”丁乙在高喊再见声中，钻进了警车。车中两名武警，立刻把他挟持在中间。

在这种凄楚、愤慨的气氛中，丁乙却来了几句诙谐，无疑化解了凝重、对立的情绪，尹萍心中呼叫起：“呀，还是当年的繁哥哥啊——”

人们让开了一条道，警车驶出厂门，猛地刹车：原来一个老人躺卧在地，嘴里高喊：“还我厂长，他是个人！”丁乙一

听，知道是达师傅，征得卞化同意后，他跃身下车扶起达师傅：“达师傅，我是丁乙！”达师傅双手抱住丁乙：“好，好，你不能走。”丁乙动情地放下老人：“师傅，我如有罪你不该阻拦；若你相信我无罪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就不必阻拦。”老人滴着泪：“是假共产党欺侮真共产党了？”丁乙凝视着老人那愤怒的双眼：“一切都会清楚的，你放心吧！”老人又使劲抓住丁乙的肩胛：“我儿子的婚事还等你回来呢！”丁乙真诚地说：“师傅，我要和你儿子一起举行结婚仪式。”老人激动起来：“哎哎哎，儿子有福，福……”不过从他的音调里，站在一旁的尹萍听得出有几分凄凉。

尹萍突然转身冲上警车，卞化紧跟着上了车：“你、你怎么了？”

尹萍紧闭双目：“此情此景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卞化茫然地：“我——”

这时，吕达、石泉在丁乙示意下扶着老人走到一边。一阵马达轰鸣后，警车呼啸而去。

人们拥向大门外，向警车挥着手，流着泪！

突然，一阵马达轰响，人群中飞出一辆轻骑，方菲驾车尾随警车疾驰而去；她知道这次的拘捕是一次非公开也即非法行动，她要打探拘留地点。可惜，警车鸣叫着闯过红灯，而她却一再被红灯挡道。待闯过两个路口，警车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警车驶进西郊一所大院内停下，丁乙被武警们簇拥着进入三楼一间朝南的房间。房内有床、有桌，有脸盆等生活用具，透过窗上的铁栅栏，只见院内花木葱茏，环境十分雅静，若不是时见巡逻的武警走过，这儿确是一处休养佳境。卞化语气生

硬：“有人把你告下了，有罪状八条，希望你好好反省。这儿有纸有笔，你态度要老实，竹筒倒豆子，别挤牙膏！”对这些套话，丁乙没吭声，耳边却响起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生活上有什么要求，你讲一声。”他刚转身，只见一双灼亮的大眼正注视着他；丁乙惊得倒退了一步：“啊——”尹萍迅速地作出反应：“我叫尹萍，君臣的君去口字的尹，浮萍的萍。这位叫卞化，下字上一点的卞，现代化的化。这儿有茶叶、有开水……”她的角早被卞化拉了拉，二人退出房门，锁上铁门。

走道里卞化嘀咕道：“看你婆婆妈妈的。”尹萍反击道：“即使他有罪，罪人也是人，也应该过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呀！”这样的口角、争执，二人相处中已成了习惯。

房内，丁乙仍失神地伫立着：“啊，兔兔，她是兔兔啊！怎会成了尹萍？”他摇了摇头，失望地走向窗口。

院子尽头大门处，正在换岗，这使他从对兔兔的思念中回到现实，随手泡了杯茶。杯中的热气飘漫着，衍化成湖面上的晨雾暮霭，摸不着，看不清。乔治·麦克为什么突然变脸？那一百二十万元的巨额年薪到底网住了谁？韵兰与协和这两家公司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合了资？为什么背着自已作出调离韵兰贬往濒临破产的长发厂的决定？地下研究室能不能攻克第四代BJT？“平民市长”张田、轻工局长裴少山扮演了什么角色？韵兰销售部主任王阿旺仅仅是一个见利忘义的鬼？眼前的女警官为什么如此酷似兔兔？……啊，如烟如雾，飘忽玄妙！他那沉重的脚步声在屋里踟蹰着、徘徊着，当茶杯里的水雾已经散尽，丁乙突然高喊一声“我要申诉”，他快步走近桌子，推开茶杯，伏案疾书。

丁乙申诉了些什么呢？是申诉还是诡辩呢？

第一章

1

海滨游泳场，是一个最能展示人类原始状态的场所。身着花色新艳、富有性感的三点式泳装的靓女，和近乎全裸的伟哥，在海水中尽情地嬉闹着。沙滩上五彩缤纷、星罗棋布的太阳伞下，乏了的泳者半躺在椅上或干脆躺在沙滩上休憩，积蓄精力。海水浸泡后让阳光照射，强身健体，其乐融融。

在一张太阳伞下，坐着两个男人：麦克和川田，二人正喝着饮料闲谈着。坐在一边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金发丽人安娜，正静听着二人的谈话。三点式的泳衣隐去女人身上最令人销魂的部位，但那略显丰腴、白皙的香肤和那双滚动的秋波，仍显示出女人诱人的魅力。她的一对眸子，这时放射出的是智慧之光而无挑逗的邪气。她是川田的情妇。川田，一个脑满肠肥、满脸胡茬、年过半百的胖子，虽然显得臃肿，但那双细眼里却隐藏着狡诈、诡谲。这时，他喝了两口柠檬汁后，乜斜了对方一眼：“麦克先生，今天你接待的客人是湖滨市韵兰电子集团

公司的总经理丁乙先生吧？”

麦克，四十多岁，一家总部设在罗马的密特隆跨国公司总经理：“OK，你们是老对手了吧！据说你们协和跨国公司生产的BIJ，已经独霸国际市场四十年，由于韵兰的出现，你们已渐陷入逆境，是这样吗？”

川田皱了皱眉：“不、不，表面现象！”他改答为问，“麦克先生正在和丁先生商谈新型强磁材料合作开发的业务吧？”

“Yes，您的耳朵真灵啊，哈哈！”

“我有个重要信息要告诉阁下……”

见川田迟疑，麦克反倒来了兴趣：“唔，请说。”

“中国人有句名言：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，你了解你的对手吗？”

“我倒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“丁乙来自一个穷山区，因为穷，所以自私贪婪，你要当心。”

“No、No，他是一个坦率真诚的人。”

“你并不了解中国人！阁下对我的话可能有戒心。你看过荷兰出的一本词典吗？那里面在‘中国人’的词条下，写着：愚蠢的人，精神有问题的人，而且自私。你可以找来看看。”川田知道麦克不会查找字典，擅自加了“自私”二字。

“唔！”麦克似信非信，“同行是冤家，也是中国人说的吧。听说，阁下在东京、洛杉矶、悉尼、马赛都曾以不正当手段，整垮了对手，难道……对不起，我用了‘不正当’三个字。”

川田摇了摇头：“你的信息……No、No。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对你不正当过吗？中国人还有句话叫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阁下可以邀请丁乙去你的总部，当面考察，花钱让他玩个痛快，看他是不是自私、贪婪！”

—— 麦克有些动心：“有这必要吗？”

“格格格！”安娜看准时机，用玩笑的口吻插入，“谁出主意，谁给钱。丁乙的花销都该由先生负责，你敢答应吗？”

川田会意：“敢！”

“麦克先生，有我担保，别怕他赖账！”安娜又加了一把劲。

“OK！哈哈！”麦克爽朗地笑起来。

“呀，你的客人到了。”川田指着数百米以外的公路上，“你们谈吧。”边说边和安娜起身向水中走去。安娜挽着川田的肥手臂，欢笑着：“格格格，你的奸猾奸猾的，为第二步也铺好路了。”

川田拍了拍安娜的臀部：“没有你的帮腔，就不成调了。哈哈！”

从出租车里，走出三个人。一位是风华正茂、英俊洒脱的丁乙；一位是“韵兰”科研所所长章木；另一位是“韵兰”的公关部主任，修长身材、美艳俏丽的方菲。三人在午后的烈日下，踏着松软的泥沙，正用目光搜寻着；方菲碰了碰丁乙：“在那儿呢！”丁乙举目一看，只见麦克戴着墨镜，双腿搁在桌上，正仰首唱着什么。丁乙擦了擦汗紧走几步：“哈啰，你好自在啊！”麦克起身伸出手来：“丁先生来得好快啊！”丁乙只觉得麦克的手松松的、软软的，与往日情况迥异，心中一凉。等麦克与章木、方菲一一握过手，方菲已把修改后的协议书递给麦克，麦克漫不经心地：“贵公司的 BIJ 正蓬勃向上，怎么对新型强磁材料也产生兴趣了？”

初次见面提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，七八次协商后再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就有些不伦不类了。丁乙从方菲的目光中得到同样

的信号，热情未减地：“是向你们学的好经验嘛！手里抓着一个，眼里瞄着一个，心里还要想着一个。是这样吗？麦克先生。”

“妙！妙！”麦克打心眼里欣赏这种做法，没有再说下去，手里翻阅着文本，心里却翻腾起川田适才那番话，好一会儿才开了口：“这里，还有些问题需要商量，比如，操作人才……”丁乙接口：“我们打算挑选二十名优秀青年进行训练，请麦克先生派一位老师来辅导。”“好好，有些问题还得在董事会上商量，从长计议。”麦克往日的爽朗热情降温了，近乎消失了。丁乙心知有异，但异从何来呢？趁着麦克仰首喝水的刹那瞅了方菲一眼，方菲正满脸疑云瞅着自己，忙靠近低声：“我去一趟。”方菲眼睛一亮，忙点了点头。丁乙于是下了决心：“麦克先生，倘若您发出邀请，我愿意去贵公司总部访问，边参观边协商，早一点达成协议，时间就是金钱嘛！”

川田那句眼见是实、耳听是虚的话在麦克心头掠过，颇显热情地：“中国人遇事研究研究的时代过去了。好，我正式邀请阁下访问密特隆，这位方小姐一起去？”

方菲：“谢谢阁下邀请，我还有事。据我了解，今晚九点有去香港的班机，由那儿转机……”麦克赞赏道：“我很敬佩二位爽快、决断，就这么定了。唔，丁先生，这儿有位先生要见你。”

“朋友越多越好嘛！”

“这可是你的对手。”麦克善意提醒着。

“这儿是浴场，可不是战场、商场！”丁乙打趣地，“一定是川田先生吧！”

“嗜啼，一猜就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方小姐，下水凉快凉快好吗？”

“您请吧！这次不陪您了，下次来湖滨，我陪你畅游太湖。”

“OK，一言为定！”麦克脱去披着的浴衣，向水中走去。丁乙看着麦克的背影轻声道：“麦克今天的态度反常，原因何在呢？”方菲用断然的口气：“肯定与川田有关。此人在好几个地方用不正当手段搞垮对手，要当心了！”方菲转而语气柔和起来：“协和已节节败退，现在找上门来一定是要求合作，像骆驼那样先把头伸进帐篷，然后……”丁乙点了点头：“章所长，你说呢？喏——”

章木已在邻近的太阳伞下拿起一本书专心地看着；丁乙走过去喝了杯矿泉水，把适才的情况告诉了章木：“章所长，我要去意大利，争取把协议签下来。这川田来者不善，我们要加快把第四代BJJ研制出来，就会立于不败之地。”章木点点头：“你走了，这北京还要不要去？”“去，你和方主任——”丁乙突然低声：“给你个绝妙机会，你要大胆、主动。”章木顿时激动起来，说话就不那么利索了：“我、我拜托你的那件事……”丁乙忽然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纸包：“是这个吗？你，你太让我为难了。”方菲这时走了过来：“说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！”“男人的事，嘻！方主任，章所长是研制第四代BJJ的主攻手，是川田的注意目标，别和他见面。二位立即去北京见刘教授。”方菲迟疑了：“不去，孤男寡女的。”丁乙放声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你还这么封建！章木是这次科研项目的主帅，保护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方菲鼻腔里忽然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你坏！”脸色又陡然一红，娇嗔地：“等你回来算账！”章木兴奋得站了起来：“方菲主任，川田来……来了，快走。”

川田果然上岸了，向这边走来。方菲迅速地把旅行箱递给丁乙：“生活用品、旅费、换洗衣服，有两双袜子……”丁乙

笑嚷：“别婆婆妈妈的，快走！”方菲一跺脚转身走去，复返身：“到国外洗浴，千万用淋浴，懂吧？”“懂，快走，呀，慢——”丁乙忙将一个纸包塞进方菲口袋里：“现在不准看，晚上，好好欣赏！有人托我送给你的。”推走方菲，忙又喊住章木在他耳边低声唱起来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——懂啦？”章木木然有顷：“呀，懂，懂——”向丁乙鞠了一躬，那神态、那姿势，直令人发噤。看着二人走去，尤其是方菲频频回眸致意，丁乙心中有股怅然之气在升起！

后面响起沙沙声，丁乙感觉到川田来了，故意拿起手机！手机的电波飞过黄河、长江进入太湖之滨的一个中等都市——湖滨市轻工业局的一位年近六旬的干部耳中。这人名叫裴少山，是轻工局长。他“呀”了一声，“阿丁，谈得顺利吗？”那声音是关切、爱护。丁乙回道：“我打算随麦克先生去他总部一趟，实地考察，同时对双方有争议的地方进行协商，力争就地签订协议。”“对，不能再拖了。去国外开开眼界，休息几天。在韵兰，你是一年要忙四百天，太累了。去吧。”丁乙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在这位局长的指引下，为人处世、决策行事，无一不受到他的热心细微的指导、栽培，现在从手机里同样感受到这份温馨。

他关起手机侧了侧身，从眼角的余光中，发现川田正在擦拭身子、在喝矿泉水，一种旁若无人的神气刺激了丁乙，他俯身拎起旅行箱走去，显然这是一种下意识动作，只是表示一种反感、对抗。刚起步，身后响起语气傲慢的声音：“是韵兰集团的丁先生吗？”丁乙转过身来，只见川田一脚踩在凳子上，一手拿着瓶子在喝饮料，克制地：“唔，是的。你请方便！”又一次提起旅行箱。川田明显地热情起来：“丁先生请坐！”见丁乙不放下箱子，川田：“丁先生不想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是协和

跨国集团公司的川田总裁吧！适才麦克先生提起过阁下。久闻大名！”

“哈哈，海滨巧遇，也是缘分，老天示意：你我同行，应该是协作联手，而不应是同行冤家！”

川田开门见山，丁乙以静制动：“请问怎么个联法呢？”

“丁先生有兴趣？”

“当然。阁下请说下去。”

“协和向贵方提供一条自动生产流水线！”

“是贵公司停产的那一条？”丁乙知道，由于韵兰的崛起，协和四条流水线已停用一条。

“不不不，是刚从德国进口的一条新型流水线。”川田一愣，这时方正眼看着丁乙，面前的这位年轻人气宇轩昂、毫无畏葸卑下之态，这与他见到过的几位中国企业界人士迥然有别，态度谦和了许多：“投资一亿元！”

“请先生继续说下去。”

“协和退出中国市场，韵兰退出国际市场。”

丁乙不冷不热地笑了笑：“就是说协和以百分之五的中国市场，换取韵兰百分之二十的国际市场。控股权的分配呢？”

见丁乙面有愠色，川田转进为退，话不露底了。

“迟了！”见川田缄默不语，丁乙冷冷地吐出两个字。

“迟了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BJI在中国刚起步时，我们曾几次去贵公司总部要求指点、合作，我们的条件很优惠，可几次都吃了闭门羹，拒之门外。”

“无礼！”川田故作惊讶，“中国有句古语，不知者不罪也！不过，协和有人妄自尊大，我很抱歉！倘若当时，咳，当时！后悔话不说了！”

丁乙见川田一副尴尬相，心中暗笑，但还是摆出大家风范：“一场误会，阁下不必不安。我随时欢迎阁下来韵兰指点、挑剔。”

“谢谢！我会到贵公司去的。”川田语气肯定，“不过，我们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合作方式。丁先生的管理才能、开发竞争意识十分突出，深为协和董事会所敬重、赏识，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，你已被聘为协和董事会董事。年薪一百二十万人民币！”川田十分自信地看着安娜把一份金光灿灿的聘书放在丁乙面前，他像猎人欣赏猎物一样，鄙视而又自得。

丁乙却显得异常冷静，咬了咬牙问道：“无功不受禄，我该做什么呢？”

川田诡谲地笑了：“协和此举的宗旨只是出于爱惜人才，别无他求。”

恰好一阵海风吹来，丁乙道：“呀，起风了。”

川田舒心畅意：“啊，好凉快！”

丁乙一副揶揄的口气：“不，这风里夹有鱼腥味，不，是死鱼的恶臭。阁下，感觉到了吗？”他拎起了旅行箱。耳边刮过川田硬邦邦的话：“丁先生的嗅觉这么敏锐？”丁乙转过身来：“嘻，我曾在海边生活过一年，川田先生对我还不很了解。再见。”丁乙径直走去。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他没有回头。

响声是一个矿泉水瓶，从川田手中猛掷于地而发出的。他惊诧而恼怒：“一百二十万啊！他为什么不接受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丁乙为什么不推磨？！为什么？”

安娜捡起失落在沙滩上的聘书：“因为他是人，而不是鬼。在中国人面前傲慢骄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先生。”

“对，他是人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你以为我今天有些异常？不，你还不懂。我今天傲慢也好，谦和也好，生硬也好，